

一枚岁月的书签

站着，
是一棵向上的树，
即使秋天已经变得枯黄；
生命，
也要挺立着，
摇响曾经永恒的誓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康乃馨校园精品

立言 / 主编



康乃馨校园精品

一枚岁月的书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爱神的表丢了

爱的衣裳·····	孙 丽 (2)
爱神的表丢了·····	齐桂萍 (5)
在梦幻工厂·····	亮 亮 (9)
小狗之恋·····	蒲 钰 (12)
美丽的黄发卡·····	漆 淮 (14)

相拥一夜

撑一把伞，站在雨中·····	赋 渔 (18)
考验漂亮女孩·····	曾伟明 (21)
相拥一夜·····	林 平 (24)
最美的信笺无法寄出·····	段代洪 (26)
一个男孩的二十岁世界·····	才 智 (29)

我还没有故事

冰淇淋还是融化了·····	谢冰清 (32)
---------------	----------

第一封情书.....	谭钦锋 (35)
流星之雨.....	徐山山 (38)
我还没有故事.....	白 薇 (41)
猜不透的女孩.....	蒋 京 (43)

同桌情未了

一朵花的记忆.....	水 边 (46)
同桌情未了.....	米红莉 (49)
爱吹口哨的阿紫.....	李雅钰 (52)
劝学的痛苦.....	江小虹 (54)
那年那月.....	刘 慧 (57)
对 手.....	吴 蓉 (59)

空白的画

夜之旅.....	唐小兵 (62)
褪色的蓝手套.....	孙立昕 (64)
空白的画.....	苗苡榕 (67)
烟 火.....	喻娟娟 (70)
二十岁，我哭了.....	周 晴 (74)

八个女生一台戏

他说想牵我的手.....	郭晓峰 (78)
八个女生一台戏.....	陈 佳 (81)

最后一个讲故事的女孩·····	林 佳 (84)
心灵的宁静·····	筱 卉 (87)

烦恼女孩

偷偷爱他·····	每 文 (90)
高三的异想·····	倩 倩 (93)
宁静的独处·····	倪晓京 (95)
烦恼女孩·····	王丽颖 (97)

月亮升升落落

女生葛菲·····	张 颖 (100)
等，一个美丽的错误·····	陆 红 (103)
关门草·····	沙里途 (106)
月亮升升落落·····	木 娟 (109)
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	素 素 (112)

蝴蝶往事

再傻不过了·····	杨 帆 (116)
蝴蝶往事·····	胡 丹 (118)
抒情在村庄的腹地·····	袁伟军 (120)
为你那颗敏感脆弱的心·····	之 行 (124)
感谢拒绝·····	少 帅 (127)

深夜，那盏灯

让我长大的一句话	李雷峰 (130)
跨越青春门槛	姜 丰 (133)
深夜，那盏灯	付东流 (136)
文科班	庞婕蕾 (138)
迎接绿色	立 言 (141)

女孩夜绪

那双和气的眼睛	历湘漪 (144)
高三心情	枫 寒 (147)
女孩夜绪	曾雪慧 (151)
初恋萨拉	蒋成红 (154)

微笑在瞬间

明明白白我的心	绿 阳 (158)
微笑在瞬间	北 溟 (161)
恋爱的季节	洋 子 (165)
流星爱人	姚庆华 (167)

缘份的天空

相逢却是不相识	余晓华 (170)
---------------	-----------

缘份的天空	吴小英 (172)
爱情第一次追	纪文仪 (176)
告别美丽	殷 惜 (179)

青春是一枚岁月的书签

有你是谁	夏 九 (182)
青春是一枚岁月的书签	赵 冬 (184)
爱的长跑	高玲玲 (187)
洗 脚	胡永祥 (189)
冬天的夜晚	曹学林 (192)
吹箫岁月	杨菊梅 (194)

推销我的温柔

无关爱情的风花雪月	阿 春 (198)
推销我的温柔	郭世平 (204)
别吵，别吵，紫贝壳	厉 迎 (207)
班 长	崔东亮 (209)

问候阿莲

你走，我不送行	唐良章 (214)
问候阿莲	余子安 (216)
酒小姐	李金安 (218)
正午无故事	江和平 (221)

壁虎的爱情

弹“情”不说“爱”	江和平 (224)
壁虎的爱情	李范宣 (226)
那罐八宝粥	青 仪 (228)

肖邦不相信爱情

生命中最后的一缕暖色	陆振飞 (232)
肖邦不相信爱情	醒 儿 (237)
我想有个“家”	立 言 (242)
台 阶	田见旭 (245)

愛
神
的
表
丟
了

誓言是爱的衣裳，漂亮的绸缎衣裳固然好，朴素的麻布衣裳也自有风味。

爱的衣裳

○孙 丽

那还只是一个秋天的末尾，她已经穿上冬装了，她不像别的女孩子，爱美，穿裙子，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也不肯多加一件衣服。她不好那些。深秋里，她穿着棉袄、棉裤、一双北京棉布鞋，这些都是她母亲淘汰下来的老东西，全家谁都不稀罕，只有她珍若拱璧地翻腾出来披挂上身，臃肿得像一个雪人！但是就是那样的打扮她都不难看，她是一个俊秀的女孩子，眉宇间一股清爽的英气，嘴角却甜丝丝地附着一款温柔，她有乌黑如瀑的长发，细瘦的手指与足踝。

大家都叫她“美人儿”女孩子这么叫，显得亲切舒服，男孩子也这么叫，就有点不伦不类，似乎还带了那么一点点戏谑的成份，但是她不在乎，她人缘极好，是公认的“最可爱的人”。她读大学三年级，不住校，因为家就在学校对面，近得很，全班同

学几乎都去过她家里蹭过饭，当然也包括他。

他是一个不善言谈的男孩，与人交往也是非常害羞腼腆的，但往往就是这样的人，却有着众人不及的才华，或是得天独厚的运气，他占据了前者，写得一手好书法，文笔又好，成绩也好，还会画画；他也占据了后者，也不知怎么搞的，从小到大他一直在走桃花运，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

当然，那些女孩子中也有她。从什么时候起，她就不再一批一批地往家带人吃“大锅饭”，她偶尔只单独叫了他到她家里，吃一顿中午饭。中午的时候，她家里没有别人，爸妈都去上班了，小弟也在学校吃饭，所以中午的家里是宁静温馨的。她让他坐在餐厅等，自己系了围裙去煮一小锅鱼或是几瓣酸菜，房间里晒着秋末冬初的太阳，有着淡而持久的温暖。餐厅墙上挂着一只翠绿色的小钟，滴嗒儿，滴嗒儿，响个不住，他就坐在阳光里，坐在钟声的嘀嗒里，看着她兴致盎然地忙着。她实在不是一个好厨子，常做出一些别出心裁却难以下咽的菜式。每当那时，他们就呵呵笑起来，然后把冰箱里的剩面搬出来，泡了热水，稀里哗啦地吃。

他望着对面的她，如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手指捏着铮亮的羹匙，她的乡村式的大棉袄的袖管里飘散着若有若无的冷香。他是喜欢她的，虽然他从未表白过什么，但他的心里是在表白了，他想，她有能够看得出来的吧，全班的男生都叫他“美人儿”，唯独他叫她的名字，他对她始终是郑重的，不露声色的，他一厢情愿地相信，她是不需要誓言的。

然而他并不知道，再开朗无顾忌的她，也和所有平凡的女子一样，非常想听到那些有关爱的甜蜜的誓言，让整颗心都灌满了那种甜！但是他始终没有勇气，对她说一句爱上她的话。

这样的日子到了第二年的第一天，也就是新年元旦。全班联欢，他有一点喝醉了，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带着欣喜的醉意的，于是就有人逗他，问他最喜欢哪个女孩子，他带着几分酒劲，男人的虚荣心就来了，他说，我最喜欢谁？你看有值得我喜欢的人哈哈哈哈哈。这句话让她听到了，她的心迅速地冷了下来，她想，酒后吐真言，他说的，想必是真的吧，不然，为何以往那些个温馨场合，他始终都没有对她表白过什么，现在想来，这便是原因所在了。她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跑了出去，她的棉袄在风中寒意浸透，她是个怕冷的女孩子，而她的心，更需要那么一件爱的衣裳，厚厚地，柔柔地，好好地保护……

她就是在那一夜离开了人间。一个酒后开车的男人撞着她了。

当他清醒过来发现这一切变故时，他伏在她冷去的身体边，反复地说：“你就是我最喜欢的人，最爱的人呀……”然而，一切太迟了。

爱，不能没有心，有口无心，那爱是卑鄙可耻的，但爱，也不能没有口，有心无口，那爱又是何等可悲！

誓言是爱的衣裳，漂亮的绸缎衣裳固然好，朴素的麻布袋衣裳也自有风味，如果你想的出，羽毛裘皮、天鹅绒、太空棉、手编毛线……啊，多多少少，你得有一件，因为爱是一个怕冷的孩子，他赤裸着降生人世，他需要他给他这份用以御寒的温暖，并且同时，好好地照顾和爱护他。当爱渐渐长大，渐渐强壮，足以应付周围的寒冷、扰攘与缠碍并且学会披荆斩棘抵抗诱惑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那件衣裳已经不见，因为那时，它已化为爱人举手投足中一个熟稔的动作，或是繁忙劳碌中一个关心的眼神，或是默然相对时一个会心微笑，而只有那时，你才可以说，我们已不需要誓言。

我突然觉得他的脸恍如隔世，清秀得如此陌生，如此遥远。

爱神的表丢了

○齐桂萍

有些是永远也抹不去的，就象横躺在杂草丛中荒弃的古碑上的上百年的沉积，只轻轻擦，就轻易地压碎了时空，告诉你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其实，现在想来，没有思想的生活是一种难得的充实的幸福。

可是某一天清晨，我的生活被搅乱了。

当我又一次低着头，夹着包，象一只怕光的老鼠似的走进教室，是什么力量让我抬起了头。一个男孩的轮廓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赤着上身，面前是一盆水和一块毛巾，他显然没有料到天还没亮就会有女孩来上学，他一脸的窘迫。我们脸对脸地站着，空气凝结成块，死列地固定在我和他周围。开学尽管已久，但我却只认得我的同桌，目的也很简单——防止坐错地方。目光

在他脸上定格了几秒钟，我便低头从他身边匆匆擦过，他则逃兵似地逃回了隔壁的男生宿舍，留下一个孤独的脸盆和一地的水渍。

因为情感的空白，那张并不是很英俊的脸便有意无意地填补进我的记忆。

这个班级是由来自各个地区、各个学校的近百名落榜生组成的，花花绿绿如商场里出售的“杂拌糖”每次发起作业来都会大呼小叫。我厌恶那种被高叫感觉，就象被人连珠炮似地攻击教研室一次这样的发语词，之后每次都有人轻轻的把作业本放我面前，是他，他注意我，他知道我叫什么。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没有时间考虑。

木制的教室本属危房，就象守在天堂门口一个破旧的老头。它是我们冲向高考的坐骑，也是精灵们的乐园。轮我坐墙角时，潮湿的墙面上布满了水墨山水般的蚁队，有的还长着轻巧的翅膀，我的心随着它们的翅膀的每一次颤动而抽搐，可我不愿让任何人知道。没有蚂蚁，没有蜈蚣，什么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动，只是自己的心动罢了。

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顽强的朝阳凿穿混浊模糊的玻璃洒进了这间危房。我溜进教室，目不斜视，直奔坐位，却意外地发现他坐在我的坐位上，正挥舞着三角板，独战群蚁。我愣住了，眼睛竟有点潮湿……他看着我，自言自语说了句什么，站了起来，离开。我沉默，是可怕的沉默。

一种长时间的坚持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理所当然，甚至是一种劣迹。特别是在本不该坚持和没有意义坚持的时候。

又是一黑漆漆的晚上，我做完了最后一道模拟题，抬起头，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教室里只剩下我和他，而窗外早已一片昏

黄，树枝疯狂地抽打着玻璃，风雨大作。我无暇思索什么，火烧似的把一堆卷子推进抽屉。他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把伞，我知道他想什么，也知道他想做什么。没有思索，也不愿去思索，我仍习惯性地挂上了那张足以击碎任何热情的冷漠、高傲、孤僻的面具，再也没看他一眼，以他根本无法反应的速度冲进了雨里。

从此，我失去了他的目光。我知道，是我的冷漠伤害了他。日子平淡地往复着，我机器般地运作着，唯一的色彩便是定格在记忆中的那张偶尔闪烁的脸孔。

“哎，帮我解道数学题。”班里一个花哨得令我眩晕的女孩招呼他——他的数学成绩相当好。他咳嗽了两声。

“你生病了？”女孩问。他点了点头。

“你痛不痛？”那天使般温柔的声音击破空间，传入我耳中，愚笨的我实在不明白它是从声带的哪一部位发出的，我只想作呕，也许只因为性别问题？教室里静极了，我看见他表情复杂，他愣在那里，我明白，绝对没有哪一个男孩抵得住这温柔的糖衣的。

再往后，他与她闪电般地恋爱了，女孩天天依在他怀里，一道道请教数学题，他不再有自己的时间。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可我能说什么，我算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对他说过任何一点什么。实际上，在别人的眼里，我跟他什么关系也没。罢罢罢，还是缩回自己的蜗壳里吧，那里有我熟悉的冷漠。

高考结束了。我们又重聚在那间危房。我突然觉得他的脸恍如隔世，清秀得如此陌生，如此遥远。那熟悉的、令我心悸的眼神又点亮在他的眼睛里，仅仅一刹那，流星划过天幕，我的天堂坠落了。一阵心痛向我袭来，才醒悟在自己的心中最贫瘠也是最

脆弱的地方有一份沉甸甸的分量。

我们没有说再见。

发榜了，我和她都上了重点线，而他，却再次与大学无缘。

我有点想哭。



一直感觉邻桌有个人看她，年轻女子对这种目光往往很敏感。

在梦幻工厂

○亮 亮

夏天的燥热已经远去了，亚亚却还是整天坐卧不宁。

阳光下那个瘦高的身影慢慢离去的时候，亚亚握紧了自己的右手，想把最后一点温存也紧紧地握在手心里。

流不出眼泪的亚亚在秋季万里无云的天空下一遍又一遍地听斯人已逝的黄家驹唱着：“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痴醉……”他带走了他所有的东西，衣服、书、CD，甚至牙刷，但他把这张 Beyond 留给了她，他记得这是她买的。

听到第九十九遍时，亚亚好像明白了什么，使劲甩了甩头，泪水长长短短地落了下来。

满街都亮起霓虹灯的时候，亚亚走进了“梦幻工厂”的通花拉门。灯光和音乐从屋顶、墙角轻轻柔柔地漫过来，给她别一样